

# 师道

## 忆钱谷融先生

□ 杨扬

我的老师钱谷融先生，于2017年9月28日，过完自己98岁生日后，在睡梦中缓缓离世。回想老师生前的音容笑貌，好像一切的一切都在眼前，尤其是他对我的教导，似乎还在耳边萦绕。

## 一

我于1990年9月随钱谷融先生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。记得年初临考前，硕士时期的导师黄世瑜教授带我到钱先生家见面，问及复习迎考，钱先生的回答干脆利落，他说就照平时的状态准备，该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，不用特别准备。如果一定要问考什么，那就是古今中外。那一年他71岁，照现在的规定，是不能招生了，但那时全国都没有这种规定，像南京大学的程千帆先生、苏州大学的钱仲联先生、中山大学的吴宏聪先生等，都在带研究生。钱先生那一届招收了两位博士生。我和师弟第一次去他家上课，他建议我们多读多写、读写结合。读书没有特别推荐的书目，但他建议我们看看朱光潜和何其芳的理论文章，说是文字清晰明了。至于上课内容，每次由我们自己选一个题目讲，他参与讨论。第一次由我开讲，讲什么已经忘了，只记得钱先生听完我的讲解之后，看看自己的手表说，你讲了三刻钟。他接着教育我们，做学术研究，看书写文章之外，口头表达很重要。一个人如果话都说不清楚，表达啰里啰嗦，不要要领，要想写出好文章大概是比较难的，只有讲得清楚才能写得流畅。一定要锻炼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，不要照本宣科，不要念稿子，一定要脱稿讲。刚开始我可能不适应，慢慢就会适应。讲解不仅内容要充分，还要有声有色，做到周围的人都愿意听。照着钱先生的要求，我们努力改进。后来我讲解过几次，他还是会看手表，告诉我讲了一个半小时，两个小时。半年之后，钱先生开始问我写些什么文章，我就将自己的几篇论文交给他看。有一天上完课，他告诉我三篇论文看了，第一篇题目比较大的，没什么意思，主要问题是文章内容作者自己都吃不准。这种吃不准的东西，就不要去硬写。第二篇内容和标题还可以，但是文字不流畅。第三篇是关于五四新文学与晚清宋诗运动的，他觉得我是花了工夫的，以前研究者也少，值得进一步研究下去，但文字、材料方面还要推敲、改进。他在最后那篇稿件上，逐字逐句进行了修改，并让我拿回去再琢磨琢磨。

读博士生的第一年，我用心体会钱先生的指导，一点都不敢掉以轻心。常常是上完课回来，就一头扎进图书馆去查资料，根据老师上课提出的意见，有针对性地阅读学术著作和相关论文。我慢慢发觉，钱先生对自己的学生是非常细心、关注的。每个人有什么特长，他都在观察，你有什么不足的地方，他总会善意地提醒你改进。对自己的学生，他表现出极大的耐心，从不敷衍了事。我博士生阶段第一篇论文是10月份发表的，也就是入学一个月后，《上海社会科学》编辑王恩重先生责编发表了我的论文，但钱先生并不满意，希望我有好的表现。那时，钱先生门下的一些毕业生，风头正健，国内很多著名的学术刊物上都能见到他们的学术论文，这给我们在读的研究生压力很大。后来我的一篇文章经过多次修改，钱先生觉得可以了，就请李劫兄送回我宿

舍，让我投出去。至于投稿的杂志，他也有建议，必须是学术界认知度非常高的。这倒不是迷信名牌杂志，而是对自己的研究能力有一个检验。这种反复磨练的学术训练，是钱先生有意在培养我的修改论文的能力。因为对于很多初入道者，有时能力所限，常常不知道如何修改论文。不少名家在谈治学经验时，也都注意到入门的重要性。一个人入门要正，做学生的不知道的东西肯定很多，但只要门道正，自己肯用功努力，慢慢总会进步的。如果入门便走弯路，以后的事业成就有可能大打折扣。钱先生从一开始就希望自己的学生入门要正，少走弯路，这体现了他指导研究生学习的一种独特方法。

## 二

很多谈论钱先生的文章，都会谈到他的散淡人生，他自己的一部散文集，书名就叫《散淡人生》，这给一些不知情的读者留下一个印象，似乎他做学问很潇洒，随便翻阅，信手拈来，是一个才子型的学者。其实散淡人生这只是他内心向往和追求的精神境界，落到具体的现实层面，他是一个务实而有自己清醒头脑的人。钱先生相信一个人事业上的成就，不会轻易就能获得，一定要下过一番苦功，勤奋学习，长期思考，才有可能获得成功。在他诸多谈文论艺的文章中，他反复强调艺术创作之不容易，这体现了他对人生事业的一种看法，而且是他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中获得的某种感悟。钱先生一生洒脱，淡于名利，但历经坎坷。他说自己做讲师从1943年起，一共做了38年。之所以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，其中的原因，就是1957年发表了《论“文学是人学”》。这篇文章是为响应学校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而写的，文章还没有正式发表，就在学校组织的研讨会上，遭遇了批判。随后批判力度越来越大，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甚至出版了《“论文学是人学”批判集》第一集，可能计划中准备继续出版下去。在这种压抑的氛围中，钱先生被当做异类，个人事业发展受限制，与诸多机遇隔绝。职称晋升，遥遥无期，永远是原地踏步，老讲师就这么做着，一直到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才有了转机。钱先生与同时代很多事业上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一样，虽遭遇事业人生的巨大挫折，但他们都表现出忍辱负重、坚韧不拔的精神毅力。即便是在最困难的岁月里，钱先生也没有幻灭和绝望过。他在很多场合谈到过自己没有遇到过的人生挫折，他说我从来没有绝望过，因为觉得自己没有错。他经常是在外面受到批判之后，回到家就带上家人，一同上南京路餐馆去吃饭。这种自得其乐的忘忧做法，一方面是来自他乐观豁达的天性，另一方面也是他排遣内心忧愤的一种办法。他不是什么都无所谓，什么都无动于衷的。我曾听中文系一些老师说过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钱先生可以参加职称评定了，但当时并没有让他申报教授，所以钱先生拒绝了，他说要申报就报教授，否则就不报了。他的这种态度，实际上是表达自己对那种长期以来压制人才的做法的轻蔑和不满。后来，华东师范大学原校长刘佛年教授亲自来自听钱先生的课，认定钱先生的学术水准符合教授要求，应该破格晋升。所以，晚年的钱先生乐呵呵地告诉周围人，自己没有做过副教授，是直



作者杨扬和钱谷融先生在上海市作协。

接从讲师晋升教授的。但有几个人正真能体会到这中间包含着的多难以诉说的不平之情呢？当然，钱先生不会揪住一点个人得失，耿耿于怀，但他旷达散淡的精神背后，是历练人生的智慧和洞察，而不是自我逃避与麻痹自己。

我做钱先生博士生时，平时闲谈，免不了会触及到一些社会话题。钱先生告诫我们，一个人成长过程中，挫折是免不了的，但各种麻烦总是越少越好。他不大谈论政治，这倒不是有所顾虑，而是从年轻时起，他对政治就没有太大的兴趣。他的兴趣在对文学和自然山水景观的欣赏。

他交往最密切的，是自己的老师伍叔饒先生。伍叔饒先生是中央大学国文系主任，对钱先生非常赏识。不仅对钱先生的作业予以高度肯定，而且经常带钱先生外出吃饭。在给《伍叔饒集》所作的序中，钱先生说伍先生淡于名利，研修六朝文学，平时生活中也有一种洒脱超迈的诗人气质。因为伍叔饒先生一个人在柏溪中央大学校区任教，没有家室牵累，平时一日三餐都是上馆子。一个人吃饭太单调，伍先生就常常带着自己的学生钱谷融一起用餐，边吃边聊，海阔天空，让钱先生受益不浅。钱先生说，伍先生不太吃米饭，常常是喝酒吃菜，边吃边聊，这一习惯也影响到了钱先生。我做博士生时，钱先生留我在他家吃饭，发现他不吃米饭。后来一起吃饭的机会多了，知道他的确如此，除了喝酒吃菜，主食米饭他是不吃的。很多媒体都报道过他，说是不吃那些容易吃饱的东西。这是事实。但寻求影响源，应该就是大学时代的伍叔饒先生。

伍叔饒先生是浙江瑞安人，是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亲戚。他又是北大毕业生，与傅斯年、罗家伦、俞平伯等是关系密切的同学。尽管他在浙江担任过职务，但也仅三个月而已。他对做官兴趣不大，反倒愿意在大学任教。他曾在中山大学、中央大学以及后来的台湾大学等多所高校担任教授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学者。台湾胡颂平先生在纪念伍叔饒的文章中，提及胡适曾向他提出，应该将伍叔饒的诗作编一本集子。晚年在香港崇基书院教书的伍叔饒先生有《暮晚楼自选诗》，他的作品不多，但对于六朝文学有精深的研究，而且他的研究偏重于文学性方



钱谷融先生获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时的留影。

面。伍先生虽然钟情于魏晋文章，但对于新文学也是持接受态度，不仅自己写白话文，而且在主持中央大学国文系时，还介绍新文学家老舍、曹禺等来学校讲座。在自己的课堂上，他也讲解新文学作品，尤其是对于鲁迅和鲁迅作品，伍叔饒先生是极为推崇的。钱先生追随伍叔饒先生，不仅在为人风格上，洒脱俊逸，而且在文学趣味和研究的侧重点上，也有相似之处。钱先生一直主张，文学作品应该有一点诗性；对于艺术形式和内容关系，他对形式的重视也是非常明显的，他认为内容应该包容在有意味的艺术形式之中。所以，在师承这方面，钱先生与伍叔饒先生之间的联系，是非常密切的。

## 三

钱先生对学生的爱是无怨无悔的，体现了做教师的职业道德和理想精神。1989年，钱先生曾因为培养研究生出色，而荣获上海市劳动模范。这对他是一种荣誉，在他内心而言，他是喜欢教师这一职业的，他总是说，我是一个教书的，教了一辈子的书。

(杨扬，著名评论家，上海市作协副主席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，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。)